



炉边话

明史

社会变局与
历史迷思



金性尧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炉边话

明史

社会变局与
历史迷思

金性尧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炉边话明史: 社会变局与历史迷思 / 金性尧著. --
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201-14385-9

I. ①炉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明代-文集
IV. ①K248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302507 号

炉边话明史 社会变局与历史迷思

LUBIAN HUA MINGSHI SHEHUI BIANJU YU LISHI MISI

金性尧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任编辑 章 赅
封面设计 王 鑫

制版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20 × 889 毫米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11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明代的选秀女	— 001	明天后张皇后故事	— 052
明宰辅掇录	— 004	崇祯登位	— 056
晚明的太监政治	— 007	崇祯南迁之议	— 061
明清的太监	— 015	太阳明明朱先佛	— 064
明清的布政使	— 018	甲申志感	— 067
明太祖与孟子	— 020	胡惟庸案	— 081
明太祖御容	— 024	蓝玉案	— 086
明太祖文集	— 027	高后腰斩疑案	— 090
明成祖父子之成败	— 030	吴中四杰之冠的高后	— 093
英宗夺门之变	— 034	沈万三之谜	— 099
明孝宗母子	— 039	方孝孺之死	— 105
天子风流事尚闻	— 043	天下难居是盛名	— 109
晚明宫中的两口棺材	— 046	景清及铁铉死难事	— 113

历史上的况钟	— 117	李建泰	— 165
大臣去留之是非	— 120	李自成的杀人	— 167
阉党焦芳	— 125	不因女子下雄关	— 169
瘞旅文	— 130	父子殉国的夏完淳	— 172
海瑞二三事	— 133	过于执的悲剧	— 175
童心与帝业	— 136	李东阳《题清明上河图》质疑	— 179
张居正的身后	— 143	秋柳诗话	— 182
千秋与一死	— 146	陈老莲的诗画	— 184
袁崇焕冤案	— 149	陈子龙与明末诗坛	— 188
『满洲』老档秘录	— 153	告密老手汤裱糊	— 191
史可法之死	— 159	《醒世姻缘传》作者非蒲松龄说	— 198
高家兵马在扬州	— 162	《金瓶梅》和《醒世姻缘传》	— 212

明代的选秀女

明多虐政莠政，前者如廷杖，专为虐辱士大夫；后者如选秀女，祸及年轻的闺女。元稹曾于新乐府《上阳白发人》中咏玄宗时花鸟使扰民事，与明之选秀女即有类似处。名为“选”，实是强掠。孝宗弘治年间，浙江绍兴等府，讹言越中诏选淑女（即秀女），一时奔娶殆尽。虽是讹言，亦见民间对此恐惧之甚。为祸最烈的为穆宗隆庆二年，据查继佐《罪惟录·五行志》所载，当时“千里鼎沸，男女失配，长幼良贱不以其偶”。又据崇祯《吴县志》：“时传朝命选吴中女子入宫，民间争相婚配，多至失伦。”连寡妇也为此而草草成婚。故褚人获《坚觚集》卷一，记有“堪笑一班贞节妇，也随飞诏去风流”语。陆心源《归安县志》卷五十引徐复祚《三家村老委谈》：“隆庆二年正月初八九日，民间讹言朝廷点秀女，自湖州而来，人家女子七八岁以上，二十岁以下，无不婚嫁，不及择配，东送西迎，街市接踵，势如抄夺，官府禁之不能止，真人间之大变也。”当时沈一贯曾作歌行《观选淑女》云：

长安女儿巧伺人，手持纨扇窥芳尘。姊妹相私择佳丽（通“俪”），无过愿得金吾婿。如何天阙觅好逑，翻成凌乱奔榛丘。吏符登门如索仇，斧柱破壁怒不休。父母长跪兄嫂哭，愿奉千金纵吏赎。纷纷宝马与香车，道旁洒泪成长渠。人间天上隔星汉，天上岂是神仙居，吁嗟，天上岂是神仙居。

首句的长安女儿泛指名都大邑的女子，结尾的天上指皇宫，大家闺女皆不愿入宫，《红楼梦》中元春归宁时，就是含着泪水诉着委屈。

作者沈一贯为隆庆二年进士，授翰林院检讨，诗中所咏正与时事相符。

甲申之变后，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，而小朝廷的纸醉金迷的淫靡之风愈演愈烈。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题《桃花扇》诗云：“玉树歌残迹已陈，南朝宫殿柳条新。福王少小风流惯，不爱江山爱美人。”王士禛《秦淮杂诗》之十云：“新歌细字写冰纨，小部君王带笑看。千载秦淮呜咽水，不应仍恨孔都官。”这是讽刺阮大铖以《燕子笺》等剧本，用吴绫作朱丝阑书进宫以娱福王。孔都官指孔范，为陈后主的嬖臣狎客，借指阮大铖。这都反映了小朝廷的燕雀处堂的荒唐苟安景象。临安的南宋政权尚可说是偏安，弘光朝连偏安也谈不上。弘光选秀女的扰民情状，可于陈子龙《论选宫人疏》中见之：“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，中使（太监）四出，搜门索巷，凡有女之家，不问愿否，黄纸帖额，即掠之而去，以致里井骚然，人情惶骇，甚非细故也……今未见明旨，未经有司，而中使私自搜采，不论名家下户，有夫无夫，畀以微价。挟持登舆，

宜小民之汹汹也。”末署崇祯十七年八月二十日。明思宗自缢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这里书八月二十日者，盖新君虽即位而尚未颁新年号，在清朝则为顺治元年。即是说，大行皇帝死难才五个月，小朝廷已急忙忙地在渔色掠美了。

福王有旨云：“选用宫女，恐扰小民，今用价平买，何得有此讹传？在城棍徒媒妇，屡旨严戒，不许借端诈骗，违者法司重处。”陈子龙疏中，原有“但当发德音，下所司，或在礼部，或在五城，悬价收买”语，这也是面临福王这样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的纨绔皇帝的转圜办法。廷旨却反唇相讥，以“用价平买”相搪塞，但陈疏明言“异以微价”，可见其中自有人坐享其利。说到底，扰民的祸首还在选秀女这一事件本身。朝廷既有此莠政，则地痞土豪、三姑六婆之流乘间插手，为虎作伥，也是必然的结果，所以能够“借端诈骗”，就因有此恶端。

徐鼐《小腆纪年附考》卷七云：“二十五日庚辰，忽传皇太后懿旨，遴选中宫，寻命选淑女于杭州。内官田成、李国辅分路广选，隐匿者邻人连坐。民间大扰，昼夜嫁娶，贫富良贱妍媸老少俱参错，合城若狂。”这个太后为邹氏，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军破洛阳，其夫老福王朱常洵被杀，她因而失散流亡，至十七年八月十三日，才自河南奔抵南京，她也许是顺从儿子的心意。朱由崧如果不登位，她也做不成皇太后。无论是太后或秀女，都是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妇女命运的暗影。

明宰辅掇录

唐代宰相的籍贯大多是北方，因唐人对南人是歧视的。宋初也看不起南人，宋中叶以后，南人多而北人少。明宰辅 189 人，南人占三分之一强，其中江南（指今江苏、安徽）35 人，浙江 32 人，江西 26 人。

王鏊是吴县人，成化十一年一甲第三名，即探花，后为文渊阁大学士。他因宋人曾有“南人不可为相”之说，故著《相论》（《震泽集》卷三十三）驳之。他认为置相的标准在贤佞不在地区，这当然是对的。又在《读宋史》中说：宋世权奸误国，以至于亡，“我朝不立宰相，岂非以宋为鉴乎？虽然，非相之罪也，任相者之罪也”。明代不立宰相，绝非鉴于宋权相之覆辙，他当然明白。从他结尾的两句来看，他其实是在批评罢相之非。

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，就直白地说：“有明之无善治，自高皇帝罢相始也……其后天子传子，宰相不传子。天子之子不皆贤，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，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。宰相既

罢，天子之子一不贤，更无与为贤者矣。”这句话说得非常精辟。后面又说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者却是宫奴，即太监。宫奴所以有宰相之实，其过即在太祖之罢相。

太祖废相之初，雷厉风行，明降诏旨，以后臣下有奏请立丞相者，即以凌迟处之。

太祖为什么废丞相？楔子是由于丞相胡惟庸之反，但反的是胡惟庸，并非丞相本身，太祖难道不明白？实际是要建立一个绝对专制的格局，即有王室而无政府。中书省原为决策机构，六部为中书省所隶属，丞相正一品。罢省后，即分中书省之政归六部，以尚书治理国事，副以侍郎，更无领袖人物，而天子总其成，六部长官只是他的幕僚。尚书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，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。换言之，全国各项政治活动，全由皇帝遥控。太祖以匹夫而得天下于马上，自有其过人的充沛精力。

成祖即位，始开内阁于东阁门，即文渊阁，命翰林中品才卓著者入值赞襄，旨在使君臣之间多相沟通，在内廷发挥作用，以弥补太祖废相之失。入阁者大都为编修、检讨、侍讲、侍读，不置官属，不制诸司。终永乐之世，未曾改秩。

这以后，阁权随朝代而逐渐加重。《明史·宰辅年表》序言云：“至仁宗而后，诸大学士晋尚书、保、傅，品位尊崇，地居近密，而纶言批答，裁决机宜，阁权之重，偃然汉唐宰辅，特不居丞相之名耳。诸辅之中，尤以首辅为重。”

仁宗（成祖之子）的年号为洪熙，享国仅一年，此后即进入明之中叶。明制，状元授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编修。英宗天顺二年，经翰林学士李贤奏定，修撰、编修专选进士。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，

非翰林不入内阁。南北礼部尚书、侍郎及吏部侍郎（六部以吏部居首）非翰林不任，而进士始进之时，已被人目为储相，由翰林拜相者十分之九。明代科举盛于前代，而翰林之深严荣隆，尤为前代所无。唐之翰林，有的只是皇帝的诗酒清客，故有翰林供奉之称，意为在皇帝身边侍奉的人，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，便是以诗曲供奉玄宗及杨妃。这三首诗，颇为后人传诵，其实是高级的媚上宫词而已。

明代大学士只是正五品（清正一品），尚书正二品（清从一品），故仍以尚书为重，署衔必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，本衔在下，兼衔反而在上。

由于皇帝不与内阁交接，深居宫禁不亲政务，中间尚须通过太监传递，阁权充其量不过票拟，批红则由太监代理^[1]，司礼监之权于是高出宰辅，遂如黄宗羲所慨叹的，宫奴成为无名有实的宰相了。

[1] 群臣所进文书，由皇帝亲批数本，其余由司礼监按阁票所拟照录，或奉旨更改，用朱笔批之，称批红，所以其弊极大。

晚明的太监政治

太监起源于何时，这里不及详考，但它的出现，为了适应君主的多妻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因为他们都是“刑（宫刑）余之人”，这就恰好用来守护宫闱，侍候后妃，成为皇家最忠心的家奴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·阉宦下》就指出，君主所以信用太监，“由于人主之多欲也”。太监无儿，进宫之后，就和家属亲友隔绝，所以篡位的危险也少，因为篡了位也没法儿传给子孙。如颜师古所说，“少骨肉之亲，无婚姻之家也”（《汉书·石显传》注）。即是说，他们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。其次，相对说来，士大夫自尊心强，有时要“批逆鳞”。太监则以奴婢自居，安于自卑，也使君主之喜爱太监甚于士大夫。再从君主们的生活方式看，平日既深居简出，下朝之后，唯一能接近的只有太监和后妃，因而感情也容易积累了。

太监在生理上虽是阉人，另一方面，毕竟又可看作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，比后妃们占了便宜，因而仍可以派他们去应付大臣，到社会活动，以至批阅文件，统领军队；也因为这样，太监就有

了弄权紊政的机会。

中国历史上虽不曾有过篡位的太监，却有过实质上的太监皇帝，这就是秦朝的赵高和明朝的魏忠贤。

唐朝的高力士，曾经娶过河间人吕玄晤之女为妻。因吕氏生得很漂亮，当时遂有“国姝”之称。明朝的魏忠贤，则因私通熹宗的乳母客氏而起家，故常“客魏”并称。

客氏本是定兴县人侯二之妻，做了皇家的乳母后，便封为奉圣夫人。她儿子侯国兴、弟客光先，都借她的光而为锦衣千户，锦衣卫的长官多由勋戚充任，于是他们也成为皇亲国戚一伙了。

客氏在宫中时住在咸安宫，外面另有“私第”。逢到出宫，皇帝事先便传一特旨，说是某月某日奉圣夫人要往“私第”了。出入时间都在五更，先乘小轿，后换八人大轿，灯烛点了二三千根。到了“私第”，便升厅而坐，迎接的人排队叩头，高呼“老祖太太千岁”（其实只有三十岁），她也以“圣上八母之一”自居。魏忠贤本不识字，只因做了客氏面首，便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司礼监居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，秉笔监的职务是掌管章奏，代皇帝批阅文书，传宣谕旨，以太监之魄而具皇帝之魂。刘若愚（也是一个太监）《酌中志》云：“最有宠者一人，以秉笔掌东厂掌印，秩尊视元辅，掌东厂权重，视总宪兼次辅。”也即集内阁（行政）、都察院（监察）和东厂（特务）的大权于一身了。

明朝司礼监的弄权，本非始于魏忠贤，但魏阉所以能这样随心所欲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熹宗即位时只有十六岁，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纨绔子，文秉的《先拨志始》卷上，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：

上（熹宗）性好走马，又好作水戏，种种机械，出人意表，又好盖房屋，凡斧斤之类，皆躬自操之，巧匠不能过也。忠贤每欲有所处分，即令王体乾等伺其经营鄙事时，即从旁奏请。听毕，便曰：“尔们用心行去，我知道了。”所以太阿下移，而忠贤辈得以操纵如意也。

明武宗即位时，也只有十四岁。司礼太监刘瑾便弄来许多玩具让世宗玩弄，趁此将各衙门奏章提请裁决，武宗便不耐烦说：“吾用尔何为，乃以此一一烦朕耶？”这就中了刘瑾的圈套，以后就全由他任意批答，假借皇帝的旨意下达，皇帝自己却多半不知道（《明通鉴》）。所以，当时的圣旨，究竟有几分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，实在难说。李东阳就说过“真假混淆，无从别白”的话。照道理说，皇帝的圣旨，哪怕三言两语，也关系着老百姓的祸福，这时却由太监们上下其手，圣旨也往往成为百姓的灾难。而且这些太监既无学问，要批答势必假手他人，如魏忠贤利用圣旨夸述己功，首辅叶向高就骇然道：“此非阉人所能，实有代笔者。”（实是徐大化）而既要为太监代笔，自又非顺着他不可，这样就逐渐成为阉党中人了。

汉唐明三代都有阉祸，但汉唐两代，以枢臣之尊而沦为阉党的尚不多见。东汉的士大夫，还以太学生为群众基础，不断起而与阉人抗争，明代却不同，其间虽有东林等人以生命与魏忠贤斗争，而构成阉党的也正是士大夫。所以，东林与阉党之争，实际是士大夫内部的自相残杀。《明史》于紧接宦官列传后，特立阉党列传，也是其他各史所未有的。这些阉党，论其出身，都是起

家甲第，进士出身，即取得科举资格中最高一级，官职则大学士、尚书、都御史之类都有。如顾秉谦和魏广微，阉党列传的魏党部分，就将他们列为第一、第二名。因为自从他们主掌内阁（当时最高权力机构）后，政权就落在魏忠贤之手。他们为魏忠贤效忠的第一功，就是辑成一册《缙绅便览》，其中将赵南星、魏大中、杨涟、左光斗等划为“邪党”，这些人正是被魏忠贤看作死对头，人数多至百余人，而阉党如徐大化、贾继春、霍维华等六十余人列为“正人”。所谓“便览”，实即“手册”之意。

当时还有一部《三朝要典》，内容也是按照魏忠贤意图诬蔑东林党人，由顾秉谦任总裁，他便拟了一篇御制的序文放在卷首，这样就可以钳制天下人之口。《明史》说“秉谦为人，庸劣无耻，而广微阴狡”。李逊之《三朝野记》卷二曾记首辅韩爌去职后，秉谦急欲代之，“率其子叩首逆阉曰：本欲拜依膝下，恐不喜此白须儿，故令稚子认孙。珰（指魏忠贤）颔之。时其子方乳臭，即授之以尚宝丞”。这时秉谦已七十余岁，其为人也不难想见。

魏广微是南乐人，魏忠贤是肃宁人，当时都属直隶省，又与忠贤同姓，故先自称“宗弟”，后来索性称“宗侄”。他在内阁时与忠贤通信，就书为“内阁家报”，因此人家便称他为“外魏公”。他对要提拔的人，如王永光、徐大化、霍维华等，便在姓名上各加两圈或三圈，而对《缙绅便览》中载的那些“邪党”，重要者加三点，次要者加两点，然后转送给魏忠贤去决定。

这种告密手段，也是阉党猎取高官厚禄的一条捷径。例如崔呈秀，在外朝见到魏忠贤时，必屏人密语，乘机将《同志录》和《天鉴录》交给忠贤。这里的“同志”是同党的意思，也即指东林党人。《天

鉴录》所载的，则是不倾向东林的人，因而也更得忠贤的信任。如《明史》所说：“暮夜乞怜者，莫不缘呈秀以进，蝇集蚁附，其门如市。”即是说，他家里已成为政治交易的市场了。

顾秉谦和魏广微，后来都和魏忠贤发生过矛盾，所以两人都要求休官而去。崔呈秀自始至终是个死党，他在奏疏中称颂忠贤督造三殿之功，公然说：“臣非行媚中官（指太监）者，目前千讥万骂，臣固甘之。”当时阉党的骨干，有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、四十孙之称。崔呈秀是五虎之首，故常崔魏并称。明思宗定逆案时，也将呈秀列为第一名。他儿子崔铎，本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，由于呈秀示意考官孙之獬，崔铎就中了乡试，即成为举人，取得了省一级的科举资格。熹宗死后，内监十余人急召呈秀，见忠贤后，两人密谋很久，据说忠贤想趁机篡位，呈秀却以时机未至，阻止了他。

天启六年，魏忠贤的权势已到了高峰，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被陷害虐杀，阉党的献媚手段也越来越丑恶，于是而有建生祠之风，带头上疏创议的是浙江巡抚潘汝楨。在此之前，这股风已在吹了，御史刘之待本也闻风而动，只因疏文迟到一日，遂触忠贤之怒而被革职。接着，各地都起而响应，其中蓟辽一地多至七所，祠内金像竟用皇帝所戴的冕旒，宣大地也有三所。每建一祠，多的花费数十万，少的也有数万，皇帝下诏颁赐祠额，阁臣撰文书红，颂词中有“尧天帝德，至圣至神”之语。蓟辽总督阎鸣泰因用了“民心依归，即天心向顺”二语，遂使“闻者咋舌”。《明史》用这四个字实在巧妙生动极了。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，以魏父配孔父启圣公，他的理由是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忠贤作《三朝》《要

典》。孔子诛少正卯，忠贤诛东林。宜建祠国学西，与先圣并尊。”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原想照办，后因熹宗之死而未实行，但浙江的生祠，却建在关羽祠和岳飞祠之中。

在建开封生祠时，民房被拆毁的达两千余间，真是连空间也遭殃了。蓟辽总督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像时，率领文武将吏列班阶下，五拜三叩首，拜毕，又在像前默祷，说是“某事赖九千岁扶植，稽首谢。某月荷九千岁拔擢，又稽首谢”（《明史·阉党列传》）。皇帝是万岁，九千岁就是只少皇帝十分之一，天津、河间、真定等处上梁日，还要升级，也有呼九千九百岁的。

既有祠自有像，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七十一，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，使人如读童话：“像以沉香木为之，眼耳口鼻手足，宛转一如生人。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，衣服奇丽，髻上穴空其一，以簪四时香花。一祠木像头稍大，小竖（小太监）上冠不能容，匠人恐，急削而小之，以称冠焉。小竖抱头恸哭，责匠人。”历史舞台常常让幽默老人来亮相，庄严也可以转化为丑恶。当阉党们建祠立像时，原是出以最虔诚的心情，可是一经岁月的洗练，却化为一堆笑料了。

生祠的建立，阉党们固然受到奖赏升迁，但对另一些人，却为此而大祸临头。例如京师的内城东街建祠后，工部郎中叶宪祖见而窃叹曰：“此天子幸辟雍（原义为天子特设的太学）之道也，土偶能起立乎！”魏忠贤闻悉后，“即削其籍”，也即将他从官场中永远开除出去。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具建祠文，下狱论死。蓟辽总督刘诏悬魏忠贤像于喜峰口行署，兵备副使耿如杞见其像垂旒执笏，心恶之，长揖不拜。刘诏便将他逮捕送刑部，几乎被斩首。